

花清晨
著

美人在侧

花满堂

MEIREN
ZAICE
HUAMANTANG

病弱腹黑「祸水」之神秘高演技「少年」
争锋相对，携面具试探真相，
欢喜冤家，以戏弄深掩真心。
美人在时花满堂，至今三载留余香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美人在侧 花满堂

MEIREN ZAICE
HUAMANTANG

花清晨
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人在侧花满堂：全2册 / 花清晨著. — 南京：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1
ISBN 978-7-5594-2173-9

I. ①美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7040号

书 名 美人在侧花满堂
作 者 花清晨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统 筹 姚 丽
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
特约策划 暖 暖
特约编辑 诗 杰 绪 花
营销统筹 杨 迎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封面绘图 唐 卡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760千字
印 张 39.5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，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173-9
定 价 78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〇三五——承

〇三七——第三卷 情动江南

一六四——转

一六七——第四卷 天若有情

二九一——终

二九四——番外 白首不相离

三〇六——后记

[三十]王府盛宴

蓝希凌被放走之后，相应的麻烦也接踵而来。

明经堂为了这事特地“召见”了她，虽然美其名曰闲聊，但在美仁看来，实则是试探。明经堂凌厉的目光直射在她的身上，两人各自想着心事。

那日试药之后，景轩就一反常态，命人封锁了夷山禁地的所有出口，似乎在查什么人，但是当着赵王爷、驸马爷等人的面，他却表现得什么事都不曾发生。那是他的儿子，他从小看到大的儿子，加上景升异常的举动，明经堂不难猜着。

明经堂知道他这个女儿很有手段，这么多日以来，他知道她了解很多事情，也知道她做的每一件事，却摸不透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上次景轩差点伤了她，她居然还敢为了那个捕头再次擅闯夷山，所幸她还算机灵，没有当众露出马脚，否则他也不能保住她那条小命。说是为了那个捕头，可是她所做的一切，却并不与明家产生任何冲突，相反在某些事上，倒是帮了他们不少忙。

不愧是他明经堂的血脉。

如今，一切都已经不单纯是他明家的事，不再是他一人说了算。当今太后、楚王、驸马爷及朝中的部分重臣，他整个明家上下，还有几万名将士的命运都赌在八月初五那一夜。所以就算他再宠溺她，楚王登基的大计也不容许有半点差池。

她与璇儿不同，若她是个男儿身，必定是他的另一个骄傲。但女儿家总有一天是要嫁人的，她与璇儿都是他至亲的骨肉，终是要离开这里的，他不能因为这件事，让她们任何一人有所闪失，这就是他的私心吧。

两人目光交流了很久，明经堂给美仁带来了一个消息：明景璇要出嫁了。

这事倒是让美仁吃了一惊，想到那日在水竹苑外听到景璇与景升争吵着说不肯出嫁，在夷山的时候，她也就是那么随口说说，没料到，乞巧节刚过不久，婚事就已经定下了，明家做事可真是雷厉风行。

明经堂以今后生意都以南方为中心为由，希望美仁去南方帮他拓展分店，与迎亲的队伍一同南下。美仁随口敷衍他，八月初五之前要她离开京城，根本不可能，更别指望她会护送那个臭丫头上路。

对方是江南最大的绸缎商之子，这门亲事一定下，明家就只是随便挑了个日子，送新娘子去杭州，对方也只是派了人过来代新郎迎亲，真正的新郎官都没出现过呢。

外面都在传，明家要不行了，要靠卖女儿来支撑庞大的家业。

美仁轻捻一片花瓣，心中冷嗤，联姻只是幌子，将明家的家眷移出京城才是目的。

这几日，美仁心情大好，因为从今往后，她就可以不用再看见景璇这个令她生厌的丫头了，乐得她天天上万花楼与姑娘们行酒令。

景璇每日都哭得肝肠寸断，不吃也不喝，以死相逼，可明经堂不为所动，坚持要送她上花轿。

终于到了送新娘的当天，明家上下一片喜气洋洋，大红的喜字、大红的灯笼、大红的喜烛，眼到之处，都是一片喜气之红。

所有人都在忙碌着，最闲的莫过于美仁，一大早她就待在明府，不停地啃着今日出现最多的水果——苹果。

好戏开始上场了，她已经记不得这是她今天啃的第几个苹果，咽下最后一口果肉，在园中随手扔掉啃剩下的核，但愿来年这里能发个小芽，就当是她为某人送别的鉴证。

她拍了拍手，跟在明经堂身后去了景璇的闺房。

不顾景璇拼死拼活，明经堂命人强行给景璇换了嫁衣，喂了食物，怕她乱动或是半路跑回京城，他甚至封住她的穴道，命人一路看着她，而这人便是如

妈。自然，那双腿残废的叶声泉，也要随着迎亲的队伍一同南下。

美仁看到了另一个明经堂，绝情的他、冷酷的他，比起那副慈父的样子，她反倒更欣赏这样的明经堂，够狠够绝够无情，想必当初他也是这么对娘亲的吧。

美仁有些坏心，在喜娘架着景璇出房门的时候，她早就退身立在园子里不远处，待她们走近，她随手丢了一样不明物体，搀扶的两名喜娘与娇美的新娘子同时就这么直直地摔倒下来。

盖头落了，景璇手中的苹果和糕也跟着滚落。她脸上的妆早已因泪流满面而全花了，口不能言，躺在地上的身体又不能动。

一时间全乱了，女人的尖叫声四起。

喜娘和丫头们还没来得及扶起美娇娘，美仁已飞身至前，伸手扶起今日让所有人都注目的新娘子。

明家小姐又怎么样，拥有完美安逸的十七年的幸福生活又怎样，如今不过是个任人操纵的木偶，而她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“明家小姐”不仅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，还可以强求更多的东西。

她将掉落在地的苹果和糕捡起，重新塞进景璇的手中，扬着唇，附在她耳边轻道：“好妹妹，东西可要拿好，这可是保你一路平安、到了夫家高高在上的好东西，可不能乱丢了哦。乖！好哥哥我就送你上路。”

说完，她伸手捏上景璇花了妆的粉颊，稍稍使力，便瞧见眼前那双漂亮的眸子里一下子涌出泪花。邪恶的笑容在她的嘴角处荡漾开来，看到景璇怨恨的目光和委屈的神情，美仁有一种报复后的快感。

眨眼之间，那个红盖头就隔断了一切。

在鞭炮声中，新娘子被架着上了花轿，迎亲队伍开始吹吹打打。周围的街坊，平日里是不敢在明府门前多作逗留的，今日抢喜饼喜糖可是铆足了劲。

依照之前对明经堂的“承诺”，美仁跃上一匹枣红色的马儿，回首之间，明家的人都已在身后。依照规矩，明经堂是不能出来送亲的，所以送亲的人换成了景升与景承。

人群之中，景承似乎对周遭的事都不太感兴趣，他双臂抱胸，低着头，脚下不知在摆弄着什么。

她望见了一身锦衣的景升，明明他立在最不显眼的地方，可她就是一眼瞧见了。他蹙着双眉正盯着她看。她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那日在夷山，他也叫她送景璇南下，可是她没有应他，今日却一反常态地主动送亲，他不禁疑惑。

美仁冲着他嫣然巧笑，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，然后回过首，夹了夹马肚，跟着送亲队伍缓缓前行。

这番去杭州的路程约莫要半个月到二十天，若是途中遇上一些麻烦事，耽搁了，起码要一个月，往返京城就要一个多月。再过几日便是八月初五，她要算准了日子，多一天不行，少一天也不可以。

挑了个艳阳高照的日子，她顺利地避开如妈和叶声泉的视线，脱离了明经堂安排的送亲队伍。其实她能这么快离开，多多少少要感谢叶声泉，若不是他牵绊着如妈，或许还没那么顺利——好似她想要做什么，叶声泉一眼便能懂她的心思。

快马加鞭，她连赶了三天的路，终于在八月初五这晚赶回了京城。

京城的每一处，如今她都很熟，摸到王钦若的府上更是不在话下。换了一身夜行衣，她直奔王府而去。

凭着脑中记着的那张地图，美仁很快便摸着了王府的位置。这王钦若受当今圣上恩宠，不过是四十岁生辰，排场却很大，远远便望见整个王府外围守卫森严。定睛细看，竟是殿前司禁军，这护府的禁卫军约莫有上百号人，原本她打算从后院混进，但那紧闭的后门口居然也有不少禁军守卫。

虽然王钦若权倾朝野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就算他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设防森严，但仅今日一个生辰宴就动用了这么多禁卫军，也是不合常理的。看来今日这里的禁军需要保护的不是他王钦若，而是另有其人。

这么快这人就现身了，难道她来晚了？

避开两处守卫最多的地方，她打算越墙进府，于是找了处隐蔽的地方，这时，刚巧听见两名挨得最近的守卫在闲聊。

守卫甲：“唉，你说这里面的人在那儿大吃大喝，我们却要在这儿喂蚊子。”

守卫乙：“兄弟，上头交代的事，咱就得做，别心理失衡。说不准咱几个就立了大功，从此平步青云呢。”

守卫甲：“啥？兄弟，我看你还抱着你老婆在做春梦吧。这守卫一个府邸，能立啥大功？还平步青云？你当你是谁啊？”

“说了你都不信，”守卫乙四下张望，压低了声音道，“听说今晚圣上会来。”

守卫甲：“什么？圣上会来？你就吹吧。”

守卫乙：“瞧你，啧啧啧，你没见着那殿前司禁军都在前面守着吗？”

守卫甲：“这倒是……是啊，他们都守在光明正大之处，就咱这不入流的小兵才会被派在这里喂蚊子。”

守卫乙：“唉，兄弟，这是福，你懂吗？总比守城的那些兄弟们好吧？我今日意外听到都统领大人吩咐严守各城门，说是枢密院下的命令，调了很多兄

弟去守城门，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。”

守卫甲：“怎么可能？啊——难道你的意思是说……今夜会有叛党攻城？！”

守卫乙：“嘘，小声些，若是让里头的人听见了，那可是要斩首的。谁知道呢，管他呢。”

守卫甲：“也是，兄弟，咱哥俩还是好好地守在这儿吧，不求平步青云，但求相安无事。”

美仁细细回味这两人的对话，不对，这整件事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——她知道赵恒今夜一定会来，是因为王钦若的四十岁生辰，由此可以看出赵恒有多么恩宠王钦若。而王钦若选择在生辰宴上，将名噪一时的苏素姑娘献给赵恒，会更加博得赵恒的欢心。这样说来，王府周围会有禁军出现实属正常，但为何枢密院会下令派兵守城门？今夜楚王他们起兵叛变的事，怎么可能会有其他人知道？

以她那日在夷山所听到的及景升的回应，事情应该不是这样。

不对，整件事都不对……

今夜的生辰宴怕是个陷阱！

糟了！这事肯定已经败露了。

心中陡然一凉，她便提气一个纵跃，迅速进了王府。她知道他们今夜一定会起兵，但不知道确切的时辰，她要尽快找到他们，要找到景升，一定要。

没时间深究这王府比起明家格局怎样，她远远地瞧见那些官员一个个谈笑风生，她这身装扮不能接近，无法确认明经堂、景升或是景承有没有来。

她必须得找到一身衣服换下这身夜行衣，这时，来了一行人，为首的是个雍容华贵的女人，身后跟着几个小丫头。几个小丫头口中应着什么夫人，应该是那王钦若的妻妾。

突然，那走在最后面的一名小丫头好像踩着什么东西，一不小心将脚扭着了，手中捧着的鲜花全部散落在地。与之并行的另一名丫鬟停下低呼一声，小声责备她太不小心，幸好夫人没有看到，嘱咐她快快将东西拾起来跟上，说完自己先行跟上队伍。小丫头蹲在地上，将散落的鲜花一一拾起，并以手轻揉扭伤脚踝。

美仁心中窃喜，真是上天助她。

她随即将那个小丫头敲晕，做贼似的将其拖至柴房，迅速脱了小丫头的衣裳换上身，散了头发，照着小丫头的模样，绾了两个小髻，理了理身上的衣服。

突然，她的手顿住了。

这好像是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穿女装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唉，算了，此时哪有时间欣赏自己的衣着模样。

思忖着，她最终决定直接去正厅，跟上那位夫人，再做查探。将一切安排好之后，她捧着那篮鲜花，往宴席的方向快速走去。

这时，王府的人前来传话，晚宴即将开席，攀谈的宾客们一一入座。放眼扫去，美仁始终没有见到明经堂与景升，她明明在明经堂的书房内看到了王府的请柬，也亲耳听见明经堂吩咐下人准备厚礼，没道理不来啊。

在上席的位置，她见到了王钦若，身形瘦削的一个中年男子，眉眼间虽笑意盎然，但目光犀利如利刃箭矢。先前见着的那位雍荣华贵的夫人正坐在他身后右侧的位置，之前跟着的一群小丫头们都静静地立在她身后。

找到自己应该待的地方，她连忙垂下头，快步上前，如其他婢女一样，安静地守在夫人身后，目光小心翼翼地打量起四周，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明经堂或是明景升。

这次晚宴是在王府的花园里，所有宾客都已入席，品尝着美酒佳酿，欣赏着歌舞。在座的大多都是朝中官员，有几位商贾美仁见过，都与明家有生意往来。她的目光不经意间扫到一位身着绛袍的男子，这人正是上次她亲眼看到从明家的药店里走出来的第二个人，他一直苦着一张脸，总是一会儿偏头望向正中上席的位置，一会儿偏着头望向左边，那方向正是王府大门的方向。

他好端端的在看什么呢？

宴席上，几乎每个客人的脸她都确认过了，没有明经堂和景升，除了那日在药铺见过的熟面孔之外，倒也瞧见了那位驸马爷的相貌，从外表看上去他是一个儒雅的谦谦君子。不过宴席上，有几个人的位置明显是空着的，也就是说还有人不在席间，离开的人会不会有明经堂和景升呢？

她不相信明经堂与景升都没来赴宴，想离开嘈杂的宴席四处去找找，忽然一个熟悉的面孔闪过，是明飞。明飞来了，那景升一定在。

她没由地松了一口气，方想跟去，这时听见一阵骚动，一声尖细高亢的声音响起：“皇上驾到！”

顿时，所有人都惊住了，谁也没想到皇上竟然会出现在生辰宴上。他们一个个停止与身边的姑娘调情嬉闹，连忙从席间起立，出席跪倒一片，朗声齐道：“吾皇万岁，万岁万万岁。”

终于来了。禁军守了这么久，当今天子终于出现了。

美仁跟着跪下，稍稍抬头，瞄了一眼当今圣上，正是当时她在树林里救的“韩襄”。他一点儿都没变，眉宇之间依然带着一丝忧郁，虽是一身便服装扮，但仍然掩饰不住一身的贵气，但也找不着一丝威严的王者之气。在美仁看

来，他是一个不像帝王的帝王，儒雅而谦恭。

回过神，美仁再往之前明飞的方向望去，明飞不在了。

糟糕！她处的位置离皇上和王钦若很近，稍有动弹，都将对皇上大不敬，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。

赵恒大踏步迈向上座，对着跪着的王钦若道了一句：“爱卿，快快平身，无须多礼，今日朕只是作为挚友前来贺寿。”回转身，他朗声对着面前跪下的官员道，“众爱卿，平身吧。今日大可尽情畅饮，无须多礼，一切随意。”

一声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”之后，所有人恭敬地起身回到原来的座位之上。

王钦若改坐在赵恒的右侧，尚未坐下，只见他对着右前方拍了拍手，乐师们很快换了一首曲子。

美仁竖耳倾听，竟是来自波斯的舞曲。

紧接着，十几名衣裳暴露的舞娘上场了。一个个都是波斯舞姬扮相，上衣无袖，肚间无遮，裙子极短，露着光滑洁白的手臂和长腿，拧着露着脐眼的迷人小肚皮，露出的皮肤雪白而富有弹性，让人挪不开目光。随着乐曲，她们的藕臂、粉腿以及那诱人的纤纤腰肢在不停地摆动着，晃得在场所有的男人无不头晕眼晕，心都跟着一同飞扬。尤其是她们诱人的小肚皮上系着一根红绳，红绳之上系着一个小铃铛；光着脚的纤细足踝上，箍着一串串黄澄澄的金环，环上同样又挂满了小铃铛，一舞动起来，所有铃铛响动，发出十分悦耳的声音。更惹人的是，五光十色的灯火下，她们奇异的舞姿，甩首撩足扭腰拧股间，散发出种种妖艳诱惑的异域风情，与中原的舞蹈迥然不同，撩拨得人心间酥酥麻麻，瘙痒难耐。

在场的所有宾客都被这舞蹈惊艳住了，忘了品尝口中的美食，目光无法从这群散发着异域风情的女子身上挪开，完全沉浸其中。

为首领舞的那位舞娘，口中含着一枝艳红的花儿，出色极了，一看便是个世间不可多得的美人胚子。

美人虽是美人，即便是化了极为浓艳的妆，美仁还是一眼就认出来，她知道是怡素。

她望了一眼赵恒，他正眯着眼，嘴角轻抬，满意地盯着怡素看。

这个王钦若，果然很有手段，否则如何能得到赵恒的宠信。他能揣测到赵恒的一切需要，然后在第一时间满足赵恒的需要，他给赵恒带来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。

怡素的身子越转越快，身上的铃铛越扭越响，她的目标是赵恒。正当她要接近赵恒时，被两名带刀侍卫迅速拦下，寒白的刀光一闪，逼得她身体一颤，

旋转了两圈，迅速地退开。

“无碍。”赵恒有些的不悦，冲着两名碍了他好事的带刀侍卫挥了挥手，让这两个不识趣的家伙退下。

趁势，怡素扭动着身子又向前迈进，柔软的身体在赵恒面前仰面弯下，将口中的花取下捏在手中，以花在赵恒的下颌之处轻佻地迅速点了一下，在赵恒伸手尚未捉住她之前，她便勾着唇角，飞快地逃开了。

就这么轻轻地一点，点得赵恒心中痒痒的。他轻动了动唇，俯在王钦若的耳边低语几句，王钦若一脸谄媚，不住地点头。

美仁看了，在心中暗咒，这丫头知不知道她在挑逗的人是谁？该死的！他们难道是想利用她杀手的身份去刺杀皇帝吗？怡素虽然素来高傲，目中无人，但她聪慧过人，不至于笨到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，扯上皇室纷争，到时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她怎么会接下这票任务的？

一曲舞毕，怡素便被安排到赵恒的身侧伺候着，众多垂涎怡素美色的宾客，此时此刻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，将心中那份赤裸裸的欲望悉数压在心间。

美仁揣测着怡素的心思，以怡素的个性，美仁始终认为她绝不可能接这票任务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明经堂或者景升，在座的所有人她都看过，为何独独不见二人？

思绪混乱之间，她的胳膊肘被人捅了几下，她斜睨了一眼，是方才教训那名被她打晕的小丫头的同伴。

“你是新来的？阿兰呢？”那名小丫鬟低声问道。

美仁偏过头，小心翼翼地低声俯在那丫鬟耳边道：“我是新来的，阿兰她脚伤了，不能动，先回去歇着了，让我过来先伺候着。”

“那丫头总是毛毛躁躁的。新来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小符。”

“嗯，小符，放机灵点，待会儿要给各位大人添酒了，可别学阿兰那样，今晚到场的可是当今的圣上，其他的也都是达官贵人，绝对不能出了什么岔子。”那丫鬟压低了嗓音，一副大丫头自居的口吻。

美仁翻了翻白眼。

不一会儿，正如那丫头所说，要为各位大人斟酒。

美仁捧着酒盅，给那些大人们一一斟酒。孰料，其中一位眯着蒙眬醉眼，一只不安分的猪手趁她斟酒时，偷偷摸上她的臀部。她迅速避开，暗暗咬牙，她记下了这张脸，待会儿她一定会废了他这只猪爪。

那位官爷不依不饶，似乎还想占美仁更多的便宜，揽住了她的腰。她忍着怒火，在心中冷笑一声，再抬头，她已然成了一副斜眼歪嘴的模样，双眸的白

仁比黑仁还要多，嘴角一直不停地抽搐着，背着灯火，乍看之下，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。

那位官爷瞧见如此丑陋的容貌，吓得一身汗，人也清醒了，即刻松了手，明明之前是难得一见的绝色佳人，怎么眨眼之间就成了这副模样？他不死心地再瞧一眼，比方才更恶心了，似乎还往他的身上贴来。这王大人不知怎么招的下人，这么丑的奴婢竟然允许她出现在今晚的宴席上。自认晦气，也不敢大声宣扬，他厌恶地将美仁推开。

转过身，美仁便恢复了正常表情。

不知方才是不是那位官爷的举动让那位大丫头瞧见了，她有些吃味，竟安排美仁去膳房洗盘子。哼，这对美仁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时机。

她的目光又向怡素的身上瞄去，她答应过悦姨，若是见着怡素，一定会将她带到悦姨的身边。

“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叫你去膳房的吗？”

自怡素出现，美仁的心思全放在了她的身上。

她回过头，是那个以大丫头自居的刻薄丫鬟。因为不想被人注意，在能自由走动之后，她特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观察，却不想这个丫头这么阴魂不散。

“哦，我正要去呢。”不想惹出什么不必要的事端，她低头轻应。

“你磨磨蹭蹭到现在，还在这里偷窥，不会是安了什么不良的居心吧？”那大丫头仰着下巴，对着她吼道。

美仁低着头，翻了个白眼，懒得理她。

在那丫头看来，美仁是怕了她了。

“还不快去！”

美仁欠了欠身，迅速转身离开，却听到那个大丫头仍在身后喋喋不休地骂着：“跟阿兰那个小骚蹄子一个样，以为长了一张狐媚脸，就可以到处勾引男人了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以为老爷夸赞了几句，就了不得了——”

本想走开算了，但这个女人实在是欺人太甚。在明家待的时间长了，不代表她的猫爪就收起不利了。给她点颜色就开起染坊来，若是不好好教训她一下，她可是对不起悦姨。

离了不过十步之遥，美仁倏地回转身，扬手甩出，三根银针直射她的咽喉，只见那丫头来不及叫出声，便咚地一下栽倒在地。

这就叫作祸从口出，永远都不必开口，做一辈子哑巴好了。

四下无人，美仁走近取回三根银针，一脚勾起那丫头的身体，狠狠地踢向一旁的花草丛中，不到明日天亮是会有人发现她的。

美仁皱了皱眉，直觉头痛，这赵恒都来了这么久，可她到现在还没找着明

经堂和景升呢。不行，她一定要在怡素出乱子之前找到他们。

她凭着记忆中的那张地图，小心翼翼地在王府里一一探查。

探了王钦若的寝室还有书房及其他几处屋子，除了一些家丁、丫鬟之外并没见着什么奇怪的人。她往后院走去，在经过花园小径时，发现左侧屋子里亮着灯，她忽然听见里面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，轻柔婉转：“景升哥哥，听说你病了很久，可惜佳如不方便去探望，现下你的身子可好了些？”

景升哥哥？那不就是明景升？

“嗯，好多了。”果真是景升的声音。

难怪她到处找不到他的踪影，原来他跑这里来私会佳人了。

屋门敞着，美仁放轻了脚步，贴近门处，里面的声音听得更加清晰了。

“哦，那……不知我差人送去的那些补药，你是否服用了？”

“有的，多谢佳如妹妹。”景升的声音一直都是温文有礼。

佳如妹妹？切！

美仁心中冷嗤一声，往门内探了探头，左侧坐着的正是景升。他正皱着眉，不停地以茶盖抚着汤花，轻啜一口，将茶盅放下，目光落在一旁的盆景之上。而那个叫他景升哥哥的女子正背对着美仁，看不清相貌，一袭粉色裙裳，从身影看，应是个可人儿。

这番情形，让美仁没由地拧紧双眉，自家兄弟的生死都快顾不上了，他居然还有闲情在这里与人家姑娘家调情。

这女子看似年纪不大，又称景升哥哥，想来是那王钦若的女儿。

“那就好……”这位小姐受礼教的约束，是个害羞之人，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羞红着一张脸，低垂着头，双手不停地绞着帕子，很是紧张，“再过一阵子，佳如就及笄了，我爹答应了，让我自己挑夫婿……”

景升抚着茶汤的手忽地一顿，眉头紧蹙，急忙断了王佳如的话：“自己挑夫婿？哦，这很好。佳如妹妹，那个……王大人派人说找我，可是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王大人呢？”

“嗯……景升哥哥，其实是我找你……”

“你找我？”景升的声音明显提高了好些，双眉深锁，“你找我什么事？有什么话要同我说？”

“景升哥哥，我……我已经有了意中人，而他……他……”王佳如的脸越来越烫，烫得好似烧了起来，她真的好紧张，紧张到说不出下面的话。因为她想告诉景升哥哥，她心中的夫婿早已有了人选，而那人就近在眼前。

“有了意中人，很好啊。”景升心中开始烦躁不安，前来传话的人明明是王钦若的贴身护卫，那人应该只会听王钦若的吩咐，根本不是王佳如能随意指

使得动的。

心中隐隐有些不安，一时间却又说不上来，他端着茶盅的手开始微颤。

这个男人，是痴呆吗？

这个王家小姐都这么明显表示了，人家是看上他了，想选他当夫婿，他还在这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有模有样地喝着茶。

美仁愤愤地想着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明家有可能就要毁了，不如直接现身。

景升在看到她的那一霎，一脸愕然。

她瞪了他一眼，抬手一掌便劈向那位小姐的后颈，只见那位小姐的身子直接软下去，向前倾倒。无奈之下，景升只得起身接住王佳如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景升疑惑。

“怎么？不可以？妨碍你了？软玉在怀很舒服是吗？”美仁讥道。

头一次看见美仁穿女装，虽是个丫鬟扮相，倒也让他惊艳。目光舍不得移开，他弯了弯嘴角，道：“这样的你很好看。”

“少贫嘴。我有重要的事同你说，跟我来。”美仁上前拽过他的胳膊，不顾他怀中还抱着个佳人，见他犹豫，她啐道，“丢下她会死吗？”

意识到她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，景升挑了挑眉，道：“跟我来。”说着他抱着王佳如一个纵身，飞往左前方二楼。

美仁见他推门进了屋，跟着一个轻跃，跃上那阁楼，跟进了屋，在见着眼前的摆设之后，便气不打一处来，道：“看来你对人家姑娘家的闺房是熟门熟路了，怕是来了不少次吧。”

也难怪，谁叫他是明经堂的儿子，有什么样的爹，就有什么样的儿子，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。

景升将那王佳如在床上放好，并点了她的睡穴，回转身便看向美仁。他蹙着眉心，双眸微眯，眼底隐隐浮现怒气，紧抿唇角一步步逼近美仁。

“干什么靠这么近？我有说错吗？”美仁压低了声音，抬眸之际正好对上景升略带探究意味的复杂眼神。

“那份地图你不也看过？这里的每间屋子，你若是看了那地图都记不住，还好意思夜探王府？”他的语气里明显带着一丝怒气，以手挑开她已经有些散了的两个小髻，一看就是她匆忙之下梳出来的。

“喂，你干什么？别弄我的头发。”

“乱了。披下来挺好。”

“你真是越来越讨厌。”从他手中夺回一束发丝，美仁以丝带随意系好。

逼她贴在门上，景升双手撑在她的两侧，轻勾了勾唇，道：“方才你是不是吃醋了？”

“见鬼了你。”美仁猛地推开他，抿了抿嘴唇，“我找你有非常重要的事。你先告诉我，你爹为何今晚没来？”

“他病了。”

“病了？昨天明明还好好的，怎么可能就病了？”

“人吃五谷杂粮，说病就病，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”

美仁决定不再多说废话，直接挑明：“你何时来的？整个王府外面围的全是禁军你有看到吗？”

“嗯，至少有一百人。”

“那你可知枢密院下令调兵严守各城门？”

闻言，景升顿时僵住身子，未久便反应过来，当下冲出屋子，在二楼的回廊之上被美仁及时拦下：“等一下，你想去做什么？在我的认知里，你不是一个冲动的人。我来的时候，是从那个方向进来的，我是听守门的两个人说的，但这两人不是禁军，也不是王府的人。”

“有内奸！”景升咬着牙冷道，“走。”

是的，有内奸，今晚实际是一个局，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局。

好端端的王钦若突然会在宴席开席之前，派人引他来此，就是算准了，而王佳如只不过是王钦若用来拖延时间的一枚棋子罢了。该死的，他怎么会这么疏忽，他早该发觉，他都在干些什么蠢事？

他一把揽过美仁，单手扶着她的纤腰，未等她反抗，几个轻跃，便用轻功往她所指的方向飞去。

他问：“你是什么时辰来的？”

“戌时三刻。”美仁应道。

“戌时三刻……日入时分，我就来了，为何我没有察觉，该死的！”景升口中喃喃念着，握住她纤纤腰肢的手不知不觉中加重了力道。

立在屋檐之上，看清了王府外重重包围了的几圈禁军，早已不是那一百多人了。他额上、手上的青筋暴露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除了他们自己人知道这件事外，还会有谁知道，是谁出卖了他们？

“你们不是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吗？看看这里，少说也有三百号人，可不是你说的一百人而已，后面还会不会再有，都很难说。是人人都知道皇帝身边的侍卫亲军不容小觑，更何况京城之内还有十万禁军。当今圣上能坐在那里神态自若地欣赏歌舞，就证明他已经胸有成竹，布下天罗地网。景哥哥，他们约定的究竟是何时？眼下还来得及，想办法通知他们撤吧，等过了这阵子，再从长计议……”

“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……已经是亥时了……”

美仁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朦胧的月光下，一个个刺目的白色面具正疾驰而来……

[三十一] 生死一战

景轩不曾想到，迎接他的竟是一个个端着火铳的侍卫亲军，看来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，居然有人出卖他们！

没人能阻止义父登上皇位，就算是恩师也不可以。

前行的队伍受阻，眼前数百支火铳正齐齐地对景轩和三百名兄弟们。景轩冷冷地扯了扯嘴角，高举手中的权杖，厉喝一声：“所有将士们听令，只许前进，不许后退，违令者，斩！兄弟们，活捉狗皇帝，重重有赏！给我杀！”

“冲啊！”

“活捉狗皇帝！”

“杀啊！”

霎时间，好似惊雷震天一般，王府的正门一下子炸开了锅，三百名将士们手持马刀，冲入了那层层包围的禁军中。

战马嘶鸣，刀枪出鞘。

面对一支支射来的火箭，借着战马的冲力，景轩撞翻了好些个弓弩手，他一个纵身，跃下西域高头枣红色骏马，手中的权杖，毫不留情地挥开。

三百精兵，以一抵十，只为今夜一战。

城外守着的两万将士们，只等着信号发出，直取皇城。

就算是遭人出卖又怎样？就算是狗皇帝身边的侍卫亲军又怎样？他的楚军是不畏困险、骁勇善战的天下第一军队，他们有天地间最厉害的奇药龙奇果丹护身，眼前这些不堪一击的禁军算得了什么。

赵恒，过了今夜，就不再是大宋的皇帝！

在他明景轩的心目中，唯有义父那样胸襟开阔、有勇有谋、能屈能伸的大丈夫，才配坐得上那把龙椅。

王府花园内，沉浸在歌舞升平中的官员们听到那震天的声音，才惊觉发生了何事，顿时慌乱成一团，男男女女们，尖叫声成片，慌忙中相互奔走，意图逃离王府。

“保护皇上！”

“护驾！护驾！”

一时间不知从何处冒出数十名侍卫亲军，护在赵恒的周身，就连原先伏在